

监新河，一条丰收希望的河

□ 蔡保勇

我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河，叫监新河，北与新沟电力排灌站相连，南与四湖河贯通。水面开阔，碧波荡漾，潺潺流水润泽着两岸广袤的田野。它不像东荆河波澜壮阔，也没有四湖河的激情澎湃，相比之下显得沉静婉约，低调内敛，毫不张扬。一年四季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，把母爱般的乳汁，哺育和滋养了那片执着多情的土地。

监新河北端，有一座东荆河大桥，它像一道绚丽的彩虹，连接着监利市与潜江市，是通往两个市的重要交通枢纽。一条省级公路顺着监新河堤向南延伸，公路两旁的柏杨枝繁叶茂，覆盖着宽阔的马路，来来往往的车辆川流不息，车水马叫的喧嚣声弥漫着生活的激情与勃勃活力。

远远望去，监新河堤宛若一条飘逸的彩带，绵绵延长；似一幅壮观秀丽的画卷，横亘在垌子中央。两岸不同行政区域的土地依河而划，互不干扰，避免了乡镇之间的水源矛盾纠纷。

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彼时，我们龚邱垌靠近监新河的那片土地满目荒芜，荒草萋萋，蒿草、狗尾草超过人的头顶，各种杂草野蛮疯长，恣意横行。一群一群的野鸡野鸭撒欢地蹦蹦跳跳，这里仿佛成了它们的乐园。挖过莲藕的地方土堆纵横交错，坑坑洼洼就像排兵布阵一样。

那是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岁月。大队党支部为了扩大土地耕种面积，促进粮食产量增收，动员各生产队组织社员群众开荒拓土，一队队的人马向荒地进军。人们带上干粮，起早贪黑，挥汗如雨的开垦，一堆一堆的荒草用火焚烧，一堆一堆的泥土被铲平，以愚公移山的毅力，发扬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，把一片片荒草变成了黑黝黝的土地，成为后来的粮仓。

土地面积虽然扩大，但粮食的单产却止

步不前，有时候根本没有保障，几乎是靠天收。主要原因在于河网不畅通，弯弯曲曲的河渠，狭窄不规范，再有各大队没有大局观，每每到梅雨季节，便各自为政，我行我素，这里堵截，那里筑挡，拒绝上游的雨水进入自己的范围，发生了许多纠纷，天人祸成了不可避免的话题。

这个时期雨水特别多，只要连续几天的降雨，整个垌子便会成为汪洋大海，天连着水，水连着天，天水一色。那时没有电力排灌设施，短时间内洪水根本无法外泄，只有四湖的水位降下来了，灾情才会有所缓解。

由于水患泛滥频繁，粮食产量大大打了折扣，那些低洼的田里有时颗粒无收，稍微好些的地里稻子稀稀疏疏，有一茬无一茬的，每亩单产仅在200斤左右，人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，得到的却是微薄的收成。

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”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决定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。进入七十年代，各级组织掀起了水利建设热潮，从根本上治理水患问题。我初中毕业后，成为了人民公社的一名小社员，那时候，新沟区在杨林关建闸，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人参加施工建设，队里安排我和几个伙伴前往工地。

杨林关闸座落于东荆河堤上，与荆监河对接，荆监河是附近几个人民公社的水源主干渠道，从闸坝直通监新河。它像一道咽喉锁住东荆河水的源头，干旱时，可将东荆河水调入荆监河，洪涝时，又可将荆监河水泄往东荆河，对确保新沟地区的粮食产量提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事隔几年后，新沟又在新的嘴东荆河堤上修建了一座电力排灌站，与监新河连接贯通，其功效和排水能力与杨林关闸不可同日

而语。期间，我也参与了电排站的施工建设，那里留下了我们的汗水和青春奋斗过的足迹。

电排站竣工后，改变了监新河原有的格局，配套完善的水乡网正式形成，一条条河流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，监新河真正的起到了水利动脉的关键作用。电力排灌站大显神通，每逢大雨降临，垌子里的洪水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全部泄往东荆河，水位退回到原有的落差，水患成灾的现象一去不返，成为了历史。

监新河与电力排灌站的相继建成，让我们农民看到了希望，它惠及监北多个乡镇，如：新沟、周老嘴、周沟、分盐等地，从根本上解决了水灾与干旱问题，为后来的粮食增长增收夯实了基础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监新河起源于何年何月尚不清楚，在我的印象里近乎模糊，儿时，我们经常到监新河附近捉鱼，颇有收获。后来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，曾有两年，队上分配给我两头牛，我成了养牛倌。农忙季节，牛的体能消耗过大，夜晚需要补充饲料，我和伙伴们每天要上监新河对岸去割青草，隔着高大的河堤，船不能过去，只能把船停靠在堤坡边，然后我们泅水过河，与监新河亲近许多。

记得许多年前的端午节，划龙舟是大家最喜欢的运动，我们几乎没有缺席。人们自发组织，以去往横台的监新河铁桥为中心，在那里摆开了“战场”，自有一番乐趣。宽阔的水域让我们大显身手，清波荡漾的河水滋润着我们美好的心情，河里锣鼓喧天，红旗猎猎，百舸争先。我们与来往的龙舟比拼，是那样的兴奋与惬意，欢欢劲劲写满在我们的脸上。

我曾三次参加了监新河的拓宽与疏浚，每一次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第一次是七十年代，上级发出号召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拍到

哪里便打到哪里，河工任务都能按时如期的完工。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初期，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，劳动力不好调动，今天你不上工地，明天他旷工的现象较为普遍，一段工程拖拖拉拉。第三次是一九九零年，我在村里任职，每个组里有村干部包组，运气还算不错，我所在的组没有拖村里的后腿。

随着改革开放，水利任务的强度和工作量比大集体时期有所放松，也自由许多。最艰苦最煎熬的当属洪湖防洪排涝工程开挖，劳动强度之大，前所未有的，一担土挑往堤坡来往要很长时间，我们每天像机器一样不停的运转。再就是长江大堤加固，高大陡峭的堤坡，徒手上去望到顶端脚腿酸软，心里“怦怦”起伏跳跃，何况我们每天要挑着近百斤重的泥土爬往堤上，其劳动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。每天超负荷运转，我们像老牛碾米一样，默默负重前行。“小车不倒往前推，”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，是那个时期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前些年，我为办一件事去了一趟柳关，特意游览了曾经参与过的洪湖防洪排涝工程。站在巍峨高大的堤坡上，瞅着宽阔的河面，心里变得异常沉重，不禁两腿有些微微颤抖。这是当年的我们，和数以万计的农民不辞劳苦，凭着燕子衔泥的精神，一担担土移往堤上，巨大的劳动量成就了今日之大堤，为保护千百万人民的财产和生计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。我站在那里百感交集，思绪绵绵。我要说，天底下最无私的就是农民，我们没有任何索取，默默无闻的干着造福人类的宏伟事业，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

监新河，那里有我儿时的记忆，也有青春的回忆，它给了我们农民一年一年的美好憧憬，赓续着年复一年的丰收希望之歌！

母亲的香煎鱼

□ 杨波

后用赶子加上脚上的动作由远往近赶，快到渔网处时迅速提起)。运气不佳时，渔网里经常会钻进一两条水蛇，吓得我们半死，丢下东西撒腿就跑，躲一边好久，待扑通的心脏和水面平静后，再轻手轻脚上棍子把渔网挑上坡，惊魂未定地空手而归；运气好时，鲫鱼、仓子、财鱼、土憋巴、泥鳅、鳊鱼多多少少大小有十多条，加点配菜也能让全家凑合一餐。看着满脸泥巴、乐此不疲的我，妹妹总是笑话我像个泥猴子，每次都是在她的再三催促下才收工回家。

到家后，便在姐姐面前显摆“收获”，嚷着叫母亲做鱼给我们吃。母亲也总会说：“这一滴儿，不浪费我的油盐作料了。”母亲口里虽这么说，但手上却麻利地开始处理鱼了，小的用手掐，大的用刀割，每一条都耐心仔细，弄完再用一个竹制筒筒装着一遍遍地清洗，直到不见血水。然后到门口菜园扯上一把大蒜，几根葱，几个青红辣椒，洗干净切好备用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也被叫到厨房帮忙烧火添柴，母亲正式洗锅开始煎鱼。待灶火烧得通红，母亲不慌不忙地沿锅边浇上当年新榨的菜籽油，撒上少许细盐，待油温升高，放入几片生姜蒜子爆香，把洗好沥干的鱼一条一条摆放进去，小火慢煎，直至一面定型再翻身煎另一面，等到两面呈现金黄色锅巴后，淋上香醋，放入自制豆瓣酱，红辣椒酱，大蒜和少许青红辣椒，然后倒入开水，至鱼头鱼身淹没在水中，大锅盖一盖，焖上几分钟，锅盖周边冒出扑鼻热气，空气中弥漫开来的是氤氲水汽，夹杂着令人垂涎的鱼香味。母亲

便揭开锅盖撒上一片葱花，装盘出锅。此时的我，已经口水直流，来不及洗手的我，也顾不上擦手擦嘴，从盘中抓出一条就是狼吞虎咽起来，母亲总是笑着说：“慢点，慢点，没有人和你抢！”

饭菜全部上桌后，这碗香煎鱼往往是第一个被我抢光的，有时还剩点鱼汤，我也不会浪费，把饭勺往汤碗拌饭吃，那特有的鲜香滋味真叫一绝。如果遇上冬天吃鱼，母亲每次都会特意多放点萝卜、豆腐等配菜和汤，盛一碗放到第二天，就会凝结成琥珀色的“鱼冻子”，夹上一筷子，Q弹劲道，入口即化，回味无穷……像这些与母亲有关的童年回忆，美好时光还有很多很多，都存放在心底，时刻温暖着我。

如今，我们这个大家庭有7个小朋友，即使小时候经常在饭桌上强调要求他们多吃点鱼，吃鱼会更聪明”，但是喜欢吃鱼的基本没有，像我们这一代人与鱼有关的童年故事和回忆，他们也是没有的。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，可以选择的食物和喜好也就多了。也许多年后，他们对那口家的味道，记忆中或许是母亲的青椒炒肉、父亲的糖醋排骨、奶奶的红烧猪蹄、爷爷的麻辣小龙虾……

不管我们所有人是否情愿，在时代的浪潮下，每个人都会被生活裹挟，催促向前，寻找，落脚，最后，人停留在哪里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，升起炊烟。

如今背井离乡的我们想要吃一餐母亲做的家常菜，其实也是一种奢侈。除了春节放假短暂时光，暂时还可以享享这幸福。但随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，这份幸福也在

一本书的力量

□ 郑天红

咱也不能一直拿着不撒手啊。我爹就到处打听给我买这两本书，好不容易在县城新华书店买到了《濒湖脉学》，可这《雷公药性赋》，听人说只有省城武汉才有卖的。那时候，去趟省城，可不得了，没个大事儿，谁舍得花那冤枉钱买书啊。

我爹这人也是个倔脾气，一咬牙，说要给我把这书抄下来。当时我一听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可震撼了。那书上的字，全是密密麻麻的繁体字，在我眼里跟“天书”没啥两样，我瞅着都迷糊。

自从我爹决定抄书，每天就坐在那张破桌子前，戴着那副晃晃悠悠的老花镜，拿着毛笔就开始写。我每天去给爹送饭，瞅见他那认真劲儿，心里就不是滋味。我爹还说：“儿啊，我一边抄，一边把那些你不认识的字改成简体的，这样你背起来容易些。”我望着

那几百页的老版繁体字，心里直发慌。可我爹说：“别怕，只要这书对你有用，别说是几百页，就是一整部《康熙字典》，我也能给你抄下来。”听听，这得多大气魄，多大勇气啊！我现在想起来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就这么着，我爹抄了两个多月。这俩月下来，爹瘦了一大圈，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这下更弱不禁风了。那一张张写满小楷的纸，满满都是父爱啊，每页纸都承载着爹对我的期望。

后来，我爹把那本用线装订好的《雷公药性赋》交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啊，那股激动劲儿就像火山爆发似的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爹就说：“儿啊，好好背这书，以后当个好中医，治病救人，悬壶济世，让大伙都少遭点罪。”这话，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在耳边响似的。

自动做减法，吃一次少一次。为了延长这份幸福和美味，春节假期后，我们也会带上母亲准备的各种食物，尤其是各种各样的鱼，回深圳后不管我们怎么套用、模仿母亲的配方和做法，仍是烧不出母亲的那种味道。

在外谋生多年，也算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，但凡进饭馆吃饭点菜，鱼类都是必点菜品，每次都满怀期待，当鱼上桌开筷的第一口就已失去惊喜，总是吃不出家乡鱼的味道，这也许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！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乡游子对家乡的感情就会越来越丰富、具象，思念和牵挂也会越发浓郁。家乡的记忆更是如影随形，记忆中的味蕾就像电话线的两端，一根长长的无形的连接线，一头连着家乡，一头连着他乡，常常响起，常常想起。

这一刻，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家乡的味道——香煎鱼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。原来思念和牵挂可以这样具体化——香煎鱼这一道简单的家常菜，承载着母亲任劳任怨、爱与温暖的味道，是藏在我心底深处永远无法割舍的乡愁。

此时在深圳的租房里，吃着母亲千里带来的香煎鱼，我是多么幸福啊。在这座容不下肉身的陌生城市，能够吃上一口来自家乡的美味，也算是对思乡之情的一缕慰藉。一碗家乡菜，是多人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工作的激情，对家乡的眷恋，还有，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。端起酒杯，吃着熟悉的味道，嘴里是甜的，心里是暖的，但眼睛却开始朦胧起来，仿佛看到那个夏日童年的我，在摸鱼捉虾，中年的母亲笑着在灶台烧火做饭……

土芋头升腾烟火气

□ 曾繁华

“老板，上一壶酒，来三个小碟，弄一盘土芋头蒸骨头。”村民早早上街，三三两两坐成一桌，举起酒杯，谈天说地。

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有酒助兴，几个好友脸上泛着红光。那一盘土芋头冒着热气，烟火气十足。

土芋头走俏了。街头的早酒就少不了这一盘土芋头。农家办喜事还到处收集土芋头呢！土芋头成了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主菜。

清晨的柘木菜市场，小摊小贩挤满了街头。有人拿着蛇皮袋穿梭于菜摊间，“我要几十斤土芋头！”“还有么？我都收了。”这土芋头一时间问起“安”来(俚语)。柘木街是个人口集中的地方，菜市场的生意格外“火热”。附近乡镇何桥的、尺八的、白螺的都开着满载农产品的车辆来赶集，五花八门的叫卖声昭示着市场的繁荣。

看看镇上的小摊贩，那一长溜摆开，从头到尾，就有20多家卖芋头的。这些中年妇女和老婆婆们擅长卖芋头。卖芋头的杨奶奶说，她头天晚上，就穿套鞋用脚踩、或用拖把子撞洗芋头，反复冲洗多遍以后，去掉粗皮，再过滤。等到凌晨5点，她就起床，来到菜市场的摊位守候。

卖芋头多是一边卖一边刮，这样刮出的芋头新鲜、嫩白，易抢手。要是有人预定，晚上还得赶“货”，刮出来放置冰箱。“来一碗芋头吧！”“能带点芋头回去吗？”这些“芋头妃妃”们用朴实的话语招揽过往的客人，总能买十来斤或二三十斤不等。提篮小卖，挣几个油盐钱，心里快活得很。有时，碰不上好机会，还得守候一上午。她们互相传手，帮助销售，以求芋头尽快脱手。

土芋头也叫毛芋头，是地方土特产。个头大小不一，身子椭圆，长着软软的绒毛。刚出土的芋头捻除泥土，色泽棕红，甚是新鲜。它可以蒸煮、烘烤或者煲汤，粉扑扑的一碗，味道真是鲜美可口。

近些年，一些农户锚定市场需求，在白田里种上芋头。柘木乡的郑家墩、黄家港、冷水港等地农户或多或少都会种植芋头。这土芋头好种易活，只要田地上壤“泡”（方言，即蓬松），农家的草木灰、植物渣滓都可用得上。它难能可贵的是，埋在地下，从不露面，没受任何污染。有的种植大户还把收获的芋头远销岳阳等地，挣来一笔更好的收入。

土芋头是一门传统的菜肴。经人们刮出来的芋头肉质鲜嫩，白净柔润。好煮易烂，炖肉、炖骨头，味鲜可口，可谓一碗难得的好菜，大家都喜欢吃。土芋头不仅端上了寻常餐桌，逢年过节，人来客往时，就成了一门主菜。

记得小时候在别人家吃“台子”，就很喜欢吃土芋头。墩上的人们经常讲述吃土芋头的故事。据说，一位老人在酒席上作陪客，陪大宾先生吃饭。大宾先生夹着一个芋头正放在嘴里，陪客问起，“大宾先生，您有几个‘崽’（方言，儿子）呀？”大宾先生口里含着芋头，两眼直愣愣的，一时语塞，只好伸出两个指头（表示两个儿子）。这是饭桌上陪客借吃芋头之机趁酒兴开开心玩笑而已。

上街下河，起早赶集，有的来卖芋头，有的来买芋头回家。早酒飘香，餐桌上的那盘土芋头始终升腾着浓浓的烟火气。

朱河春景赋

□ 汤少阶

春回大地，万物而复苏。解冻春风，千家而和暖。土牛鞭得良畴绿，紫燕春来练宇春。红日融融，耀朱河之美景；寒梅灿灿，笑村野之初耘。灵鸟鸣翠，灵蛇迎春。蜚虫始振，鱼陟负冰。村村接福而祈风雨调顺，街街赐财而望生意兴隆；袅袅炊烟则伴紫气昇腾，频频霞霞则同瑞祥映照。相庆兮！芦陵名城与日同辉，共祝兮！朱河重镇与时俱进。

诗曰：

春潮滚滚涌朱河，万象更新漾碧波。
美丽乡村披异彩，富饶重镇耀星罗。
芦陵吴巷莺啼舞，才哲东汀凤栖歌。
胜地青阳皆胜景，绿来欢庆接银蛇。

第一滴泪

□ 束继敏

记忆那第一滴泪凝固在三十六岁
那一刹赶回家时
母亲已与我阴阳两隔
久久跪在棺柩前
再多的泪也浇不活一棵倒下的桔树

没被病痛之手推倒前
母亲的瘦弱是一把坚强的大伞
为儿女支撑起一方晴空
一双小脚像陀螺旋转在田间地头
总忙不迭与庄稼唠叨些什么

没进过学堂门的母亲
是我眼中的百事通
做人做事的道理她特别懂

十多年过去了
当初第一滴泪
还在我的思念里打转

征稿启事

《监利新闻》文学副刊，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，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：
一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二、作品必须原创，不得抄袭、剽窃；
三、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、散文（随笔）、评论（读书笔记、影评）为主，题材不限，5000字以内，书法、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；
四、凡向本平台投稿，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；
五、来稿请附作者简介，不得重复投稿。
投稿邮箱：556436@qq.com



关爱未成年人 关注祖国未来